

[南]多·乔西奇著

井勤荪 姜筱绿译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mposite image. On the left, a man's face is shown in a close-up, looking upwards with a concerned expression. In the center, a woman's face is shown in a close-up,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On the right, a soldier in full combat gear, including a helmet and a large backpack,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across a desert landscape. In the distance, another soldier is visible. The sky is a clear blue.

远方的太阳

*Yuanfang de
Taiyang*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南]多·乔西奇著



远方的太阳

井勤荪 姜筱绿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的太阳/(南斯拉夫)乔西奇著;井勤荪,姜筱绿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ISBN 7-5327-0611-7

I. 远... II. ①乔...②井...③姜... III. 长篇小说-南斯拉夫-现代 IV. 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688 号

Д. ЧОСИЧ

СОЛНЦЕ ДАЛЕКО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译出

图字: 09-2000-145 号

远 方 的 太 阳

[南] 多·乔西奇 著
井勤荪 姜筱绿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6,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0611-7/I·280

定价: 15.20 元

献给我的战友——拉辛纳游击队的战士们



天色渐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即将逝去。一支大约由一百人组成的游击队，拉成弯弯曲曲的纵队，在雅斯特列巴茨山脉^①加弗拉山下厚厚的雪地上缓慢移动。暴风雪迎面扑来，打得人喘不过气。

走在最前头的是司令员，离纵队约有五十步远。他高高的个子，宽肩膀，身穿旧军大衣，右手紧握轻机枪皮带，用左手当铲子拨开积雪，艰难地移步前进。他要尽量拉大同纵队的距离。

他的神情严峻而专注。浓密的眉毛上粘着雪花，船形帽一直压到耳边，帽子底下露出来的头发上也蒙着一层雪花。司令员疲倦、渐老的漂亮脸庞，在暮色浓重、风雪交加的傍晚显得更加苍老。有时，他蹙着眉，撇着嘴，象个长时间自己同自己进行痛苦交谈的人。

几天以前，德国人向雅斯特列巴茨山发起大规模进攻。“阿尔卑斯”师的部队带着两个保加利亚团^②和廖蒂奇—奈迪奇的队

① 雅斯特列巴茨山脉位于塞尔维亚东部。

② 一九四一年，保加利亚法西斯君主集团的精锐部队随希特勒占领军侵入南斯拉夫领土，对和平居民进行血腥镇压。

伍①一起占领了周围山谷里的村庄。他们把住所有通往山里的道路之后，便开始从四面八方对雅斯特列巴茨山进行扫荡，一发现游击队，就穷追猛打。头几仗，游击队几乎弹尽粮绝，伤亡队员数人。现在他们又饥又寒，精疲力竭，只好带着十来名伤员，逃进树林里躲起来。每天遭到的失败虽然不大，却使这支队伍的斗志发生了动摇……今天一早，游击队和一股德军遭遇，现在为了避免白天遇到的战斗，他们向山里越退越远，德国兵跟踪追了他们整整一天，不是用机枪向后卫部队猛扫，就是狡黠地一枪不发，安静得出奇。

这不祥的静寂颇叫司令员苦恼。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静寂每时每刻都会被射击声打破。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伤口上浸透鲜血的绷带尚未干燥和结冻，游击队员们的衬衣又被新伤口流出的血湿透。纵队越走越慢。血，静悄悄地、无声息地流着。游击队员们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但是，必须走，必须赶快走。走向哪里——不知道！每一座山后面都有埋伏，每一棵水青冈树都是一个敌兵，每一条山溪都是一个阵亡者的坟墓！大雪纷飞，为的是快快将死者掩埋。暴风雪变成了掘墓人。到底走向哪里？走向寂静？而寂静是没有的。黑夜即将来临。但黑夜不会带来寂静。再没有比寂静更可怕的了。不如让他们打吧，让他们不停地打吧！

司令员匆忙走在队伍前头，象逃避这支队伍，逃避这凶吉未卜的处境，逃避这寂静；寂静中只听得见单调的风雪呼号。有时，他觉得身后这支在树林里徐徐移动、疲惫不堪、饥寒交迫和遍体鳞伤的队伍，只要一栽进水青冈树旁的雪堆里，马上就会睡着，而追上来的敌人将把他们就地撕碎，风雪将把他们掩埋。他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跌跌绊绊，喘着粗气，好象一心只想加快步子，拉开同队

① 指塞尔维亚法西斯组织“兹鲍尔”的头目廖蒂奇，以及塞尔维亚亲法西斯政府总理奈迪奇将军组织的部队。

伍的距离，拖着它，往前赶。

“喂，乌察！……看在上帝面上，你们小声点，”队伍里有人喊他，下面的嘟囔声虽听不清楚，还是被风送进耳朵里。

司令员回头看了看，便转过身来，向队伍走过去。

“出什么事啦？干吗大声喊叫？你们怎么走得这样慢？也许，是想叫我背你们吗？”乌察怒气冲冲地说，一边看了看远处的山峦：透过水青冈树稀疏的顶端，灰蒙蒙的山影依稀可见。

“发什么火呀？你自己看得出，是伤员把队伍拉下的！”副司令员格沃兹登不满地回答说。格沃兹登个子不高，但很结实，面孔扁平，红润，两只绿眼睛经风一吹，不停地眨动着。

司令员挺直身子，不悦地瞅了自己的副手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从队伍跟前走了过去。

但是，不等乌察走近，带伤员的那一队已经开始跟上来，因此，他不想再说什么，转身又走了回去。

“乌察同志，我们还得熬多久呀？”队伍里有人问。

乌察收住脚步，瞥了问话人一眼，稍稍拖延了一下，似在琢磨他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厉声回答说：

“直到我们取得胜利，阿查同志！”

“直到取得胜利？……”那人惊恐地重复说了一遍。而乌察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其实，大家都一样。惊慌笼罩着每一个人。军队一旦背对敌人，便不复存在。而他们背对敌人已整整一个星期了。他们累极了，连转过身面对敌人的力气也没有……

乌察紧紧握住轻机枪的皮带，直握得手指关节生疼。赶上格沃兹登所在的先头部队之后，乌察厉声命令继续前进。接着，他不顾自己的副手投来严厉而专注的目光，把机枪枪托冲地，一下拎了起来，慢慢走到前头去了。

身后，从山溪下传来呆板的机枪射击声。哒哒的机枪声在群山间随风飘荡，似吹散的谷糠，渐渐消失在空中。司令员心里一惊，停住脚步。“上面那座山上如果有德国人，那可怎么办？那时，往哪里走？”猛地，象被人推了一下似的，他快步朝前走去。“要是那样的话……就打！”

……应当先在水青冈树后埋伏好，放他们进入射程。八颗子弹——八个德国兵。一百乘八——够一个团……到那时，就用不着这样……这个道理巴甫列怎么不懂呢？好象只有他一人关心保全大家的生命似的！不，巴甫列！在占领军防区和切特尼克警备队^①的巢穴里，耍花招是救不了游击队的。下了雅斯特列巴茨山，又到哪里去？别的地方还不如这里。雪……赤着双脚的人走不远……更何况，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在平原，他们将一举消灭我们。难道我们就这样结束斗争吗？……巴甫列如果听从我，情况不致如此。不！我不能同意他的建议。我很懂得什么叫战争。只有疯子或完全陷入绝望的人，才会强渡摩拉瓦河，上科帕奥尼克山^②。这等于自杀。应对游击队负责的，是我。而我，既不是自杀者，也不是冒险家。

“轻点，乌察！纵队又停下来了，”格沃兹登惊慌地说，他一直悄悄跟在乌察身后。

格沃兹登声音里流露出的不安，引起了司令员的焦虑。莫非因为饥饿和劳累，他竟忘了周围的情况，把心里想的也说出声来，胡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不是等于说，他连进行严肃思考的力量也没有了吗？可怕！也许，巴甫列是对的？司令员在雪地上坐下来，用双手紧紧捂住太阳穴，他觉得太阳穴的筋络突突直跳。

① 切特尼克警备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南斯拉夫人民的叛徒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建立，专门对付游击队的队伍。

② 摩拉瓦河是南斯拉夫最大河流。科帕奥尼克山是塞尔维亚高原的山脉。

“树木冻得轧轧响，象洞开的大门……”格沃兹登沉默很久后，这样说。

天越来越黑，风越刮越大。干枯的水青冈树枝，在他们头顶上空簌簌作响。

“你知道，主人有时会忘记锁门，而大风会把门冲开，于是，门就通夜吱吱轧轧响个不停……”格沃兹登言犹未尽，又说。“主人听着，睡不着，但被窝里很暖和，懒得爬起来。”

乌察想起在农村度过的漫长冬夜。学校守门人常常忘记把院子里的篱笆门关上，所以门就在门柱子上撞来撞去，吱轧声彻夜不断。乌察只好看书，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屋里很暖和，他虽然吃饱了，还是习惯地从书架上拿苹果，只不过挑了个最小的。临睡前，他改了几本作业，纠正了几处错误，稍微考虑一下，便提起红铅笔判分——要知道，他对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都了如指掌。是的，这就是生活——平凡、单调、枯燥，但毕竟美好。暖暖和和，不知饥饿。根据他的回忆，对于他来说，过去——仅限于温暖四壁里的生活。不愁温饱，书架上有苹果。想到这里，他觉得肚子饿得更难受，人更劳累，更没有力气。

“以前，我们过得很穷，很苦，但是，连这样的生活也被剥夺了，我们失去了一切。不，过去那样总比现在这样好，”格沃兹登继续说道。“乌察，你怎么想，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个陷阱里爬出去？”他停顿片刻，然后问。

“怎么爬出去？！必须打！”乌察异常激动地回答，一边站起身来，因为纵队的先头已经赶上他们了。

“我今天还没同巴甫列谈，不知他有什么想法，”格沃兹登解释说。

乌察一句话也不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下一步我们怎样行动”，——这些话他一听就恼火。他赶紧向前走去，尽量把步子

迈得轻松一些，稳一些。

他很快走到树林边缘。光秃的山岭从这里开始。近处，有三间牧人住的茅屋，象三个蘑菇似的。

乌察被大风吹赶着，走到茅屋旁粗大繁茂的橡树下，身子靠着粗糙的树干坐了下来。

“还往前走吗？”和纵队一起走上来的格沃兹登问。

“不走了。叫巴甫列到前面来。”

拖得很长的游击队纵队，——在黑暗和暴风雪里，看不见它的尽头，——开始缩成一堆。耳边响起压低了的说话声和武器碰撞声。一到这里，大家立即席地背风坐下；大风一个劲把雪片吹到他们身上，驱赶着乌云，不停地在水青冈树林里发出不祥的呼啸。

“连我的孙子也会记住这一天！”排长尼科拉说。他的声音象木棒敲铁桶那样响亮，一听就知道是他。

“别为后代操心啦！”朱尔杰回敬了他一句。他是他的好朋友。

乌察听着这样的谈话，心里很恼火。他想厉声打断他们，但克制住了。不一会，巴甫列来了。他是游击队的政委。他弯曲双腿、迈着碎步，迅速地走过来。他上身挺得笔直，头上的船形帽一直压到耳边，低着头，下巴贴在新古恩^①领口系带子的地方。巴甫列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看上去干练而又自信。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大声问：

“为什么停下来？往前走呀，乌察！”

“不走啦！今天走的路够多啦！”

“什么？”

“我们在这里过夜。”

“不，我们应该赶到老酿酒厂。那里有联络员呀。”

“派联络兵去。我们呆在这儿。”

^① 塞尔维亚农民穿的一种男上衣，用粗呢做成。

“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德国兵正在追赶我们……”

“让他们来吧！”乌察打断他，一边起身叫班排长们过来。

巴甫列不知所措和焦急地看看他，又转过身去看看队员们，他发现他们正在听他俩谈话，便默默地向最小的茅屋走去，气得浑身发抖。

乌察发出派联络兵的命令，又把秘密接头地点和暗号通知班排长们，然后去追赶政委。

二

茅屋里一片漆黑。巴甫列想点蜡烛，但被风吹灭了。进来的时候，他划了几次火柴，都没划着。风从摇摇晃晃的门板缝里钻进来，灌满整个屋子，把窗户板刮得咚咚响。风钻进用芦苇铺成的屋顶，吹得茅草发出阵阵尖啸。茅屋前面没有院子。他俩不约而同地走出来，从树林里抱了些干树枝回来，这才勉强把炉子点着。火一生着，屋里顿时烟雾弥漫，变得亮堂起来了。

巴甫列把皮背包往旁边一扔，脱了鞋，在火旁坐下。乌察和格沃兹登也跟着脱鞋坐下。三个人谁都不说话。

政委喜欢别人对自己俯首听命，虽说他很注意掩饰，或者说，他至少是在努力掩饰这一点。政委的地位和政治活动更助长了他的这一癖好。是的，一心想驾驭周围的人，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愿望，是他那强烈的、几乎不可动摇的自信心造成的。他了解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善于分析各种人的复杂性格。但巴甫列很快就明白了，任何人都不愿对别人言听计从。因此，他执拗地要博得战士们的喜爱和信赖。一旦得到，他就能轻易地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执行自己的意志。乌察的攻击——这是他暗自对自己同司令员当着战士们的面发生的冲突的叫法——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刺伤了他作为政委的自豪感。一想起乌察讲的那些话，他就气得发抖。他掂量着那些话的分量，责怪自己只顾及队员们对这一切会怎么看，怎么想，竟没有当场回敬他。起初，他决定要找司令员认真地谈一谈，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想法。乌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而且生性固执。他要是受了委屈，定将同他分手，而此时此刻，这是万万不能的。此外，在游击队里，乌察是他最亲近的人。对大家来说，乌察是同志，但对他来说，是朋友。所以，巴甫列决定不予计较，权当没这回事。他强压满腹委屈，带头谈起了寒冷、部队和军衣问题。

乌察很了解政委。他一眼就看出，他这一手的目的是为了感动他，叫他感到后悔。不过，说到巴甫列的机警，乌察还是很佩服的。他认为，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必备的特点。一般说，他不喜欢耍滑头，并自认生性秉直。此刻，他紧锁双眉，默然不语，正在专心剥去粘在裤腿上的小冰块，在火上烘烤冻僵的双脚。

平时象农民一样爱说话的格沃兹登，现在不知为什么也成了哑巴。他是老党员，但在司令员和政委之间，他更喜欢司令员。生活经验很丰富的乌察能长时间地、兴致勃勃地同格沃兹登谈起与农民生活有关的一切。至于巴甫列，格沃兹登对他是尊敬多于喜爱。巴甫列以前是大学生，而他认为大学生一般容易动摇，立场不坚定，故而不大喜欢他们。

巴甫列不停地说话和提问题，一心想引起他俩的谈兴，但他俩仅仅出于礼貌，才干巴巴地答几句。

话不投机，一阵沉默。这沉默比东拉西扯的闲谈，更加令人难受。巴甫列的心情尤其沮丧。好象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竭力在他们面前替自己辩解。由于自己的和解企图未能奏效，他甚至生起自己的气来。他焦躁不安地不时从口袋里掏出表来，凑近火光看一

下。联络兵约万早该把区党委关于这支队伍在敌人进攻情况下应当如何行动的指示取回来了。但始终看不见他的人影。要是他不回来,怎么办?下一步到哪里去?带着伤员,队员们饥肠辘辘,怎能成天在山里转?要是今天夜里德国人发起进攻,又怎么办?想到这里,巴甫列心头不禁一颤。思绪一个接着一个,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

“大家会以为,连我们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不满情绪正在各连蔓延,”格沃兹登终于低声说了一句,同时用手抹去被烟熏出来的眼泪。

“他们就会说闲话!我很了解士兵的逻辑。打起仗来连炊事兵都会这么想:将军们倒舒服,他们用不着刷洗行军锅,”乌察打断他的话,说道。

巴甫列模模糊糊地听出了格沃兹登的意思。是呀,连司令部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好象针对他的想法似的,乌察又咬着牙说:

“士兵不能有空闲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管司令部的事了。他应当忙个不停。无所事事,士兵就会生锈,象下雨天放在露天的犁一样。”

门被推开了。哨兵带着两个满身雪花的青年农民走进来。这两个人都很可靠。他们腼腆地问过好之后,便在火炉旁坐下。这两个被切特尼克的白色恐怖吓怕了的农民,忙不迭向指挥部报告许多非常可怕的事。他们还说,每天早上好象都有被切成一块一块的男女尸体,被摩拉瓦河岸的磨坊主从堤坝上扔进河里。

巴甫列虽不大相信这两位农民说的话,但还是有点不寒而栗。他的故乡就在摩拉瓦河左岸。现在,切特尼克分子竟在那里作威作福,屠杀人民,把尸体抛入河里。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又一幕可怕的景象:堤坝边有一具尸体卡在杨树枝叉上,死者的头发似水草浮在水面,脑袋在水里晃动,切断的喉咙里往外滴着绿水。寒雾笼

罩着河面。满身面粉的磨坊主划着小船过来，用撑竿将尸体拨开，让它随河水漂去。谁知道呢？……他很久没有得到亲人的消息了，在此以前他也很少想起他们。

这两个农民说，今天早上各村都宣布了德军司令部的命令：凡同游击队保持联系者，一律枪毙，房子将焚毁，家属将关进集中营。后来，他们还说，德国人说了，抓住乌察和巴甫列者，赏五万第纳尔，抓住班排长的赏两万五，抓到“普通”游击队员的，每一个赏一万第纳尔。听到这里，巴甫列走到两个农民跟前，他再也想不下去了。

乌察一边大声笑，一边开起粗鲁的玩笑来。格沃兹登凝视火光，若有所思。末了，两位农民说，村里找不到可以安置伤员的地方。乌察同他们谈了很久，尽量鼓励他们振作起来。他俩拘束地连声说：是，是。临走时，他们答应以后按指定地点再来。屋里重又剩下司令部的三个人。

三人都沉默着。巴甫列时而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有时甚至连表都不看，只咂动着薄而密的小胡子自言自语。他仍盼望联络兵约万马上就到。

一个行动计划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但他懂得，计划最好由党的领导提出。这意味着，在游击队目前经受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艰难时刻，正是党的领导对它的未来命运负起了责任。格沃兹登坐在一个底朝上的小木盆上，拨弄着炉里的炭火。乌察在埋头研究地图，一会把地图凑近火光看一看，一会用铅笔在上面划几条线。

“同志们，我们该怎么办呀？”巴甫列问，一边从炉旁退到暗处。“等约万和勃尔卡的指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天夜里，我们必须做出队伍如何行动的决定。乌察，你说呢？”

乌察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里闪着亮光，但是，一看见巴甫列投

来充满问意和倔强的目光，他又平静地垂下两眼，去看地图了。只有握在破旧地图边上的手指，暴露出他内心的激动。沉默片刻后，他尽量镇静地回答说：

“我的看法，你大体上是知道的。我今天比昨天更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想了整整一天。如果我们做出别的决定，我们将被全部消灭。你有什么建议呢？你总不致认为，我们只能照你昨天说的做吧？”

“不，我这样认为！原因是……”

于是，巴甫列不紧不慢、非常详细地讲起自己的计划来。他认为，部队要想免遭摧毁，必须分成两部分突围，分两路从雅斯特列巴茨山向科帕奥尼克山和苏马迪亚^①行进。

巴甫列坚信，只有这一着，才能使他们摆脱德国人。

“你的建议简直是冒险，”乌察充满信心地说。

“你凭什么这样说？你今天怎么啦？你的神经怕不正常吧，朋友。事关部队生死存亡，这样大的事又取决于我们三人，而你却……”由于气愤，巴甫列的声音有些发抖。

“每一个处在我的地位上的人，都会象我这样做。我现在就向你说明，我为什么要说你的计划是冒险。”讲到这里，乌察停了一下，似在搜索事实和竭力保持平静，尽管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里没有什么奥妙的道理。让一群装备极差、衣不保暖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向不熟悉的地区，向德军和切特尼克部队多如牛毛的敌后行进，就是十足的冒险。是自杀！我相信，留在雅斯特列巴茨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乌察讲了很久，很自信，因为在场的三个人当中，他自认在军事方面最有权威。巴甫列一边低头倾听，一边用手抚弄满头黑发，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和乌察第一次在军事问题上发生

^① 苏马迪亚——塞尔维亚中部的一个州。

了意见分歧。

乌察是一位出色的司令员——经验丰富，英勇善战，思想敏锐。任何军事问题，他都能当机立断，独立加以解决。巴甫列同他商量只是做做样子，最后决定权永远属于司令员。巴甫列意识到，他俩在此关键时刻产生不和将导致部队彻底垮台。但他不知怎样去避免这种结局。同意乌察的意见——他不能够。这无疑意味着灭亡。他在苦苦思忖，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我认为，巴甫列，你是惊惶失措了。我们没有弹药，天上下着大雪，而你却要我们到敌人后方去，钻进切特尼克分子的巢穴，更何况，又是在平原，”格沃兹登轻声说，两眼盯着巴甫列，似在观察自己的话将引起什么反应。

“等等，等等！”政委打断他说。“还有一件事我也清楚。惊惶失措的，是你们，而不是我。对我们游击队员来说，不存在什么敌人的后方！”说罢，巴甫列重又陷入沉思中。

“我同意乌察的意见，”停了一会儿，格沃兹登说，并再次看了巴甫列一眼。

三人再次沉默。大风疯狂地扑打茅屋。巴甫列在考虑怎么办。副政委牺牲后，他不得不把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也挑了起来。在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行使党给予他的一切权利。他要利用党的威望的全部力量，来回击这两个人。

“同志们，我现在是同身为党员的你们谈话。你们的观点将导致……”巴甫列开始说。

但是，利用党的领导人威信的企图，只能更加激怒乌察和格沃兹登。

“不，必须召开党员大会！”巴甫列说了句，就起身走了出去。

狂风卷着大雪，吹在他的脸上似刀扎一般。哨兵轻咳一声，表示看见他了。政委向一连宿夜的茅屋走去。刚走到门口，他就停了

下来。“也许，开会前先找每一个人个别谈一谈。”巴甫列一边想一边听屋里的声音。里面有说话声，似在念什么东西。他感到困惑，这种时候能有什么可供阅读，便把耳朵贴在门上——在一片静寂中，低低的声音听得很清楚……

“……游击队员们，你们被包围了！你们一无弹药，二无武器，拿什么打仗？你们替谁卖命？替莫斯科吗？！斯大林格勒已被占领！莫斯科已陷入包围！红军土崩瓦解！铁托在波斯尼亚被击败，正带着残部向山区逃窜。如果你们想保全自己以及亲人的性命，那就放下武器，各自回家。一月一日以前，谁要是不投降，谁的家属和财产将被彻底消灭……”

内容巴甫列知道，念的人巴甫列也认识。这是几天以前德国飞机撒下的传单，念的人叫西马。

“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怎样同恐惧作斗争？”巴甫列激动不安地想。听到的内容使他心头沉重。他大声咳了一下，不急不忙地走进屋里。三个游击队员围坐在火炉旁。政委在这个时候来到，使他们很狼狈，一个个象当场被抓住的小偷。

“怎么还没睡，同志们？”巴甫列一边平静地问，一边在他们身旁坐下。

“天冷，睡不着。”阿查回答了一句。他过去在空军部队当司务长，秋天刚从涅迪察野战警卫队投奔游击队。

“听说前线的消息了吗？”巴甫列问。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想了想，想起了几份关于红军取得巨大胜利、无产者部队^①解放许多城市的过时战报。他打起精神，用充满信心的声音鼓励这几个战士，希望在他们心中重新点燃起行将熄灭的对胜利的信念。他顺便简单提了一下游击队目前的处境，并且表示相信，他们一定能

^① 无产者部队（一个旅，后改为师）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早的正规军，以其在反德国法西斯占领军斗争中的神话般战功闻名。

够摆脱德国人。战士们静静地、专注地听着，但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得出，他们并不相信他的话。

巴甫列把几个共产党员唤醒，叫他们去开会，然后才忧心忡忡地走了出来。

三

一连共青团支部书记乌克桑永远不会忘记今夜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那幼稚的关于党的概念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这些党员、又是表现很好的老党员之间，竟会产生意见分歧，争吵，几乎闹到互相敌视的地步。

一切情况表明，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

深夜。风雪疯狂地呼啸着，似欲把死神埋葬。部队陷入包围，队员们又饥又冷，疲累已极。严寒和恐惧在梦中也不放过他们。政委把大家叫醒，叫他们到司令部去。屋里烟雾腾腾。党员们互相紧挨着挤在一起，冻得牙齿直打战。几个还未睡醒的，嚷嚷着直埋怨。不少人靠在别人身上，不等宣布开会就睡着了。巴甫列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司令部有分歧，各持己见，相持不下。问题在于……”

巴甫列继续往下讲，但乌克桑却想：“他们之间怎会发生争论？要知道，他们都是领导和老党员呀。也许，他们当中出了机会主义者……但是，是谁呢？乌察当然是正确的——在雅斯特列巴茨山上，我们是主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呢？……格沃兹登是傻瓜。小私有者的灵魂就是这样！人有了私有财产——就不会成为好革命者。光知道吃饭、睡觉，坐等德国人自动离去。同他有什么